

杜湖，杜湖

■宋志军

高速行驶的动车像一支箭把我抛向远方，透过明亮的车窗，外面的风景不断变换着，先是一排排的枯树和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慢慢地是青山、绿水，和越来越明朗的天空。偶尔穿过一条宽阔的大河，看到河面上或行驶或停靠的巨大船只，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从朔风凛冽的北方进入诗意盎然的江南了。

这次的行程，于我是一次全新的、遥远的行程，穿过4个省，行驶2000里，我从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奔向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为的仅仅是杜湖。

杜湖，一个美丽的地方；《杜湖》，又是一个镇级文联主办的一本内部性质的刊物名称。

而我此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接受这家刊物为我颁发的“杜湖文学奖”。

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已经20多年了，我在文学创作领域也算有点小成绩了，作为中国作协会员、周口市作协副主席，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未放弃文学创作，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莽原》、《小说月刊》、《羊城晚报》等几十家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出版了长篇小说《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山里的女人》、小小说集《少年秋》和诗集《老房土上的春色》，编剧拍摄了两部电影。创作领域不仅涉猎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和戏剧电影多个门类，大大小小的奖也获过十几个，我却很少出席过颁奖仪式，而杜湖文学奖，却让我放下了很多事，跑了这么老远来领奖，并且没有丝毫犹豫。是为了区区几千元的奖金吗？非也！

我想拜访一下支持《杜湖》杂志和杜湖文学奖的池幼章先生，向他表达一份由

清晨，在公园里慢跑，清新而稍显凛冽的空气让人不由得有些瑟缩。路面上，大张的干干黄黄的落叶错落有致赫然地躺着，那夸张而悲壮的神态很是有些突兀，好像是在预示和提醒着什么。不忍践踏，小心翼翼地迈过去，在继续的脚步声里忽然想起，这已不像前些日子那样，只是偶尔飘下几片落叶了，这样大面积地落下来，是不是天要更冷了啊，是的，已经进入了冬季。这样想着，一种畏寒的情绪从心底升起来，这才是开始，以后冰天雪地的几个月可怎么挨得过去，想想都让人打寒战。一边跑一边想，不一会儿竟然感觉浑身热气洋溢起来，刚才的担忧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如果是晴天，有阳光，中午还是会暖和得使人微微出汗的，仿佛是秋燥的余韵，天地很明亮，紫外线比较强，让人可笑自己的怕冷和胆小，褪去外套，以展示自己的洒脱和无畏。可是当太阳不知不觉地隐去时，无边无际的凉意又会悄然袭来，偷眼看看周围，掂起外套穿在身上。

老话说“五月最长，十月最短”，以前闹钟响时天都亮了，现在看看窗外，灰蒙蒙的没有什么动静，好像自己起得早了似的。黄昏也早早地到来，还没有收工呢，它就在一旁提示你，天色晚了，要回家喽。

黄叶扑簌簌往下掉，有些脆弱不耐寒的树枝已经接近于光秃，地上的草也已稀疏，黄多绿少。多云的日子也渐渐多起来，好像是为了衬托这日渐寒冷的季节似的，总是昏昏沉沉，雾气蒙蒙的。灰暗中，有些什么从那无垠的半空中晃悠下来，星星点

点，若有若无，有的未到地面已无影踪，有的落到肩膀上、脸颊上，感觉凉凉的，抬头仔细望去，小小的，晶莹的，絮样的，不是雨，是小雪花哎，于是就像是见到了带着墨镜的却仍旧被认出来了的明星似的，欢呼雀跃着：“下雪了！下雪了！”虽然细小，持续地下得久了也就有了气象，屋顶上，树枝间，无人走动的路面上，薄薄地覆上了一层白纱，使人心里安静下来，纯净起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冬天。

清冷中，感觉周遭的环境也清静起来。一日淘洗黄豆的时候，水上漂浮着几个棕色的麦饼子（一种麦子里生的小虫），轻轻地用指尖挑起来弹放到灶台上，谁知仍是一动不动的，原来是已经没有了生息。环顾四周，蚊子蝇子已不多见，平时在屋子里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小虫们也没了踪迹，只有偶尔在洗手池边沿会见到一两个小蚂蚁缓慢地蠕动。虽然没有了蚊虫的烦扰，却也为它们短暂的生命而感到惋惜。想那从林中的动物们，如今当是已经储存充足的干粮预备冬眠了吧。

大雪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降临。冬至的晚上，不知为了什么不能入眠，仰望窗外，竟有一种白昼似的豁亮，拉开窗帘，嗬，下雪了啊，房顶，车棚，地上，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积雪，没有嘈杂，没有踩踏，只是静寂无声。莹白的雪光映照着夜空，好像是穿透了黑暗的夜幕，午夜的天边竟然泛着昏黄的光晕，天空和雪面交相辉映，分不清边际。

第二天出去，地上已经走出路来，车轮和脚步过去，积雪已经压实，变色，多次

衷的敬意，想了解是什么动力促使他把这份炙热的情怀给了家乡，给了杜湖，给了文学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梦想，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梦想。梦想，总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而文学的梦想，是所有梦想中最具魅力和想象力的梦想。池幼章先生一定有他的文学梦想，而且他把自己的善举融入文学梦里，让更多的人拥有了成就梦想的机会。

我想看一下观海卫和杜湖这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好山好水，这里的风土人情。正是因为这里的山水人文，才孕育出许多美好的情怀。而《杜湖》，就是这片土地上开出的一朵美丽的文学的花朵。

文学因情怀而高尚，追求因纯粹而崇高。我坚信，终有一天，《杜湖》会和《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十月》等大刊并肩于中华文学的殿堂。

感谢杜湖，祝福《杜湖》。



冬天

■王君月

碾压后，有的就已化为雪水，渗入地下了。上面是雪，下面是冰，人们穿着厚厚的靴子小心翼翼地走着，骑着电车着急上班的也不敢骑得太快，两只腿脚搭在电车的两边，以防随时而来的滑倒的不测。车辆在马路中间缓缓爬动着，间距都比较远，有的甚至在车轮上缠上了防滑链，只是在刹车和拐弯的时候还是会失控，有的可能会转上个半圈，车屁股甩到一旁去，让人觉得虚惊一场，然后不禁又哑然失笑。

冬至是头九，是真正寒冬的开始，“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头看柳……”，这以后人们就一边缩头束手地迎着朔风，顶着霜雪忍受着严寒，一边在心里默数着已经到了几九了，是不是冬天快要过去了，是不是可以暖和和暖，伸展伸展了。一般过了春节就快要立春了，天色渐渐明朗起来，风也多了一些温柔，不再那么凌厉，路边的小草会悄悄地探出头来，泛起点点绿意。

大自然是神奇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探究出它所有的秘密，地球上四季，其他星球会是什么样的，又有多少个这样的星球在运转着，更迭着……我们只是要活在当下，做好自己。“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寒冷而沉寂的冬天里收敛，蓄积，万物生发时绽放成一株鲜花，挺立成一棵大树。或者，在青壮年时制订目标，努力拼搏，到了暮年之时从容地老去，无怨无悔，就像那坦然坠落的黄叶，像那悠悠飘落的冬雪。

一场东风拂过

■戚富岗

那个冬天很冷

那个冬天的那个夜晚很冷

就是那个冰冷的夜晚

被泪水润湿得一片模糊

刘小小不敢去看窗外的漆黑

不敢去想明天和明天的明天

可她情愿夜晚就这么徘徊

漆黑就这么徜徉

因为天一亮

爸爸就要背起行囊去南方

妈妈就要背起行囊去南方

妈妈说：“南方有很多很多工厂，能挣钱回来盖房。南方很远很远，今年春节就不回去了。”

话语被沉默通分

孤单成为欢乐的N次方

思念被冻成了冰 梦变得那么生硬

赤橙蓝绿统一成期待

期待燕子归来 桃子花开

紧跟着新芽的脚步 伴随着露珠的呢喃

雪融化为云 云融化为雨

雨融化为春天

一场东风拂过

一场巧媳妇工程的东风拂过

一场精准扶贫的东风拂过

一场普惠民生的东风拂过

盛开成为这个季节的主题

豪迈可以作为这个主题的形容词

千万朵花甜美微笑 千万朵花愉快招手

千万朵花争相怒放

怒放在渔网编织厂

怒放在服装加工厂

怒放在文印中心

怒放在板材基地

怒放在每一个人的笑容里

怒放在每一个人的心窝里

贷款资助 技术培训 优惠帮扶

像花香馥郁芬芳四溢

像仲夏甘霖蓬勃生机

广州 温州 珠海 上海 厦门 深圳

五湖四海的订单纷至沓来 翩翩起舞

春风张开了翅膀，向四面八方发出了邀请函

刘小小的妈妈应邀而返，张小小的妈妈应邀而返，李小小的妈妈应邀而返

将牵挂捧给父母，把惦念捧给儿女

辅导完孩子的功课，给老人倒一杯水

带上技术和灵巧，带上热情和梦想

紧走几步来到村里的加工厂

开始采撷生活的甜蜜

十万巧媳妇 十万双巧手

十万热切致富的大军 十万个激动的心情

从此结缘了家门口务工的五彩缤纷

从此结缘了家门口就业的斑斓多姿

刘小小的妈妈算了一笔账

去南方打工一年挣多少钱

在家门口的工厂加工一件多少钱

一月的工资是多少

老人健康安乐又值多少钱

孩子学习进步又值多少钱

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又值多少钱

算着算着她咯咯笑了

刘小小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咯咯笑了

院里的石榴树、桃树咯咯笑了

风和云彩咯咯笑了

月牙和星斗咯咯笑了

整个天空和整个村子咯咯笑了

刘小小不会忘记

在那个咯咯笑着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迎来了三喜临门的日子

刘小小考试得了一百分

阳关灿烂的生日被妈妈梳成小辫、包成水饺

全家搬进了社区的两层楼

勤劳的人民不会忘记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有了全新的开始

古老的大地不会忘记

在那个无比温馨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满眼的姹紫嫣红